



吐蕃佛教

黄明信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吐蕃佛教/黄明信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 12

ISBN 978 - 7 - 80253 - 229 - 8

I. ①吐... II. ①黄... III. ①吐蕃 - 佛教史 - 7 - 8 世纪
IV. ①B949. 2②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6519 号

吐蕃佛教

作 者 黄明信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印 数 5000 册
字 数 205 千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3 - 229 - 8/K · 230

定 价:28.00 元

绪 论

首先解释一下“藏传佛教”这个名词。国内外都曾流行“喇嘛教”一词，这个称呼本身不妥当，藏族同胞尤其坚决反对；有人称之为“西藏佛教”也不完全妥当，因为它不仅存在于现在行政区划上的西藏自治区，也不限于广大的藏族地区，它还传播于中国古西夏和蒙古、土、裕固、纳西等族生活的地区，以及国外的不丹、锡金、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布里亚特等地。其共同特点是用藏文藏语念诵、传授、辩论和写作，因此，比较准确的名称应该是“藏语系佛教”，例如第十世班禅在北京创建的佛学院就称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现在一般简称之为“藏传佛教”。这个名词已逐渐被普遍接受。

其次说说“西藏”与“吐蕃”两个词的关系。现代汉语中所称的“藏族”他们自称为蕃（bod），《唐书》中称之为“吐蕃”，清代也曾用过“吐伯特”一词。藏族人把以拉萨为中心的地区称为“卫”（dbus），只有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地区才叫做“藏”（gtsang），合称为“卫藏”（元明时称之为乌斯藏，乌斯即是卫的古读）。清代康熙初年才出现“西藏”这个词，用作卫、藏、阿里（mngav-rig）、喀木（康 khams）四区的统称，于是“藏”这个局部地区的名称逐渐变成了全部的统称。而现在“西藏”一词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时，又只指西藏自治区这个区域，不包括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各省的藏族地区。所以，在讲9世纪

以前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一般不用藏人、藏语、藏区等词，而用蕃人、蕃语、蕃地等词。这个时期的佛教我们简称之为“吐蕃佛教”。

本篇有不少章节直接引用史料之处较多，有点近似于史料选读，不过尽量加了注释、比较、分析、判断。所使用的史料可分为四类：

一、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例如敦煌写卷中的《顿悟大乘正理决》、《丹珠尔》经中保存的莲花戒的《修行次第三编》、记载当时译经成果的《丹噶宫众经目录》、记载译经规矩的《语合二章》、兴佛盟誓碑文和诏书、敦煌文书等。这些我们都尽量使读者直接地接触到原件（当然是汉译的），再加以必要的解说和按语。

二、准第一手资料，例如《巴协》和《五部遗教》等，虽然不是原件，但从其内容看来，绝非后世所能凭空杜撰，必有原始的资料作依据，然后在文字上加工而成。这些我们尽量斟酌选用。

三、通史或专史，都是12世纪以后成书的，各书成书的年代见附录（二），我们尽量选用其中最早的。引用史料、史书，一要查明其来源、根据；二要判断其哪些是因袭前人之说，哪些是他自己的新材料、新内容、新观点。因此，史料、史书本身的时间先后排列就十分重要。本篇引用后出的资料时，只选用其对前者有所补充或有不同内容者。其不同之处有时难以判断其真伪、正误者则并存之，留待读者进一步研究。

四、有些内容使人怀疑其为神话、附会或文学性的“衍义”，但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也不能一概弃之不顾，少量选用作为例证。

采用现成的汉译本者都尽可能地与原文核对，并注明其版本、页码。这些译本有的用文言，有的用白话，风格不一，我们未再统一重译。我们对现成的汉译本不甚满意而自行翻译者，则只注明藏文原书页码。

在开篇之前，先勾勒一下吐蕃时期佛教史的轮廓。在佛教传入之前，吐蕃盛行苯教(bon)。公元7世纪中期佛教开始传入吐蕃，从汉地和尼泊尔引进了一批佛像，并建立了一些供奉佛像的神殿，开始翻译了少量的佛教经典。其时佛苯并行。7世纪后半期苯教又占了上风，佛教阒然无闻。到8世纪上半期重新从汉地和尼泊尔、印度引进佛教，佛苯的斗争渐趋激烈。到8世纪下半期佛教取得优势，同时也吸取了一些苯教的内容。赤松德赞时期从印度和汉地引进高僧寂护和莲花生等，培养了翻译人才，大量翻译佛典，建立了规模宏大的桑耶寺，建立了僧伽制度，开始具备了佛法僧三宝，并在经济上给予保障，佛教大盛。赤松德赞和寂护、莲花生是吐蕃佛教的真正奠基人，被称为“师君三尊”。不久，佛教内部又发生了汉传的禅宗与印传的中观宗之间的争论，结果中观宗方面得胜（有汉文史料说禅宗得胜或并存）。其幼子赤德松赞·赛那勒颈渊和又下一代的赤祖德赞·热巴坚时佛教继续有大的发展，因此，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热巴坚3人被称为“祖孙三法王”。不过，热巴坚佞佛过甚，遭到强烈的反对而被弑，其兄达磨继位后在吐蕃腹地强烈地打击佛教，但是边远地区（现在的四川和甘青地区），尤其是敦煌地区，吐蕃佛教还在延续。吐蕃时期的佛教从7世纪中期到9世纪中期先后共经约200年，藏文的佛教史书上称为“前弘期”，大致相当于唐太宗到唐德宗期间。不过苯教暂时虽然占了上风，并没有形成巩固的独占的局面。政治上的胜利并不等于思想上的成功。百余年后，佛教燭火复燃，史称“后弘期”开始。本篇所讲的时代大致相当于这个“前弘期”。

藏文是拼音文字，有其自己的书写形式，本篇采用拉丁字母的转写，与原文有固定的对应关系，能够还原。转写方案有多种，本篇所采用的方案如下：

吐蕃佛教

ཀ	ཁ	ག	ང	ཅ	ཆ	ཇ	ཉ
k	kh	g	ng	c	ch	j	ny
ཏ	ཐ	ད	ན	པ	ཕ	བ	མ
t	th	d	n	p	ph	b	m
ཅ	ཆ	ཇ	མ	ཉ	ཐ	འ	ཡ
ts	tsh	dz	w	zh	z	v	y
ར	ལ	ཤ	ས	ཏ	ཨ		
r	l	sh	s	h	a		
འ	ུ	ེ	ོ	ཌ	ཎ	ཏ	ཎ
i	u	e	o	T	TH	D	N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早期诸王与苯教	(1)
一、吐蕃赞普世系与年代	(1)
二、早期几位君王的传说	(2)
三、苯教的来源与内容	(8)
四、所谓“以苯治国”	(12)
五、“玄秘灵物”	(13)
第二章 佛教传入吐蕃的开始(7世纪中叶)	(17)
一、松赞干布与佛教之传入	(17)
二、汉尼两公主与大小昭寺、两“觉阿”佛像	(18)
三、创制文字,开始译经	(24)
四、十善法规	(30)
五、限制苯教的原因	(33)
六、综论松赞干布时期的佛教	(34)
第三章 佛教在吐蕃的正式建立(8世纪)	(37)
一、梅阿聪与金城公主复兴佛教	(38)
二、于阗佛教与吐蕃的关系	(43)
三、桑希赴唐取经	(47)
四、第一次佛苯斗争	(48)
(一) 玛尚废佛	(48)

(二) 赛囊初请寂护	(50)
(三) 桑希助王兴佛遇阻	(51)
(四) 计除反佛权臣	(53)
五、寂护第二次入蕃	(53)
六、赛囊在唐得禅法	(55)
七、莲花生入蕃	(56)
八、第二次佛苯斗争	(60)
九、修建桑耶寺	(64)
十、建立僧伽制度	(74)
附录: 赤松德赞兴佛盟约誓词二则	(82)
十一、顿渐之诤	(85)
(一) 概说	(85)
(二) 互辩的过程	(88)
(三) 辩论的具体内容	(94)
1. 渐门派的论点——《修行次第》摘要	(94)
2. 《巴协》摘要	(98)
3. 顿门派的论点——《顿悟大乘正理决》摘要	(108)
4. 《五部遗教》所载顿门语录摘要	(115)
5. 《土观宗义史》的评论	(121)
(四) 顿门派对后世藏传佛教的影响	(122)
第四章 赤松德赞以后佛教的兴衰(9世纪上半期)	(126)
一、关于牟尼赞普曾否平均贫富的争论	(127)
二、赤德松赞继续兴佛	(129)
附录: 噶琼寺建寺碑	(131)
三、浮屠豫国事	(133)
四、热巴坚兴教佞佛遇弑	(135)
附录: 楚布江浦建寺碑译文	(141)
五、达磨禁佛被刺	(142)
第五章 吐蕃佛教在敦煌	(153)
一、吐蕃时期敦煌佛教的特点	(153)

二、吐蕃时期敦煌的几位弘扬佛教的汉族人	(156)
附录:《大乘二十二问本》主要内容	(158)
第六章 吐蕃时期的社会性质与对唐和战、佛教兴衰的关系	(161)
第七章 吐蕃时期的译经事业	(164)
一、翻译人才	(164)
二、译经规矩	(171)
三、翻译成果	(182)
四、唐蕃译事	(206)
附录一 吐蕃佛教大事年表	(212)
附录二 主要参考资料	(215)
附录三 译名对照表	(223)
附记	(239)

第一章 早期诸王与苯教

一、吐蕃赞普世系与年代

为了行文的方便，先把吐蕃历代君王的年代总起来交代一下。吐蕃赞普 42 代的世系，首见于《敦煌本古藏文历史文书》，起源甚早，传说吐蕃王朝的第一代是聂赤赞普，其后的四十余代君王都统称为 *btsan-po*，《唐书》里译为“赞普”，并且解释说“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为赞普”，颇得其意。现在有说它是由苯教神灵中的“赞”而来，尚未得到普遍承认。其后 6 代的名称中都带“赤”（*khri*）字，合称“天赤七王”；再其后有两代的名称中带“丁”（*steng*）字，合称“上丁二王”，又其后为“中赞”（*legs*）六王、“地德”（*lde*）八王、下赞三王，合共 26 代。这些都只是口头传说，尚无文字记载。从第 27 代起，《唐书》上有其名称的记载，至第 33 代开始有年代可考，其前各代的年代只能据此倒推上去，约略地估计。第 33 代松赞干布与唐文成公主结婚的年代可以核定为公元 641 年。藏史称，松赞干布之子早夭，传位于其孙贡日贡赞，其下一代为都松芒布吉，又下一代为赤德祖赞，绰号“梅阿聪”（意为髯翁），公元 710 年与金城公主结婚。其子赤松德赞时正式建立了完整的佛教体系。其子牟尼赞普和牟尼赞普都只短期在位。其幼子赤德松赞，绰号赛那勒颈渊（意为试而佳，歪颈王），有 3 子，先由

其幼子赤祖德赞继位，绰号“热巴坚”（意为长辫王），与唐会盟，公元823年于拉萨立碑。这三个年代是确切无疑的。后由其兄赤达玛乌冬赞（《唐书》中称为达磨）继位。其后吐蕃王朝分裂，再无统一的君王。

赤德祖赞（丹）与赤祖德赞，赤松德赞与赤德松赞这四个名称很容易混淆，倒是他们的绰号：梅阿聪、赛那列颈渊、热巴坚等更容易区别。

这些藏文名称，各书有不同的拼写法，《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211页有一个五种书的对照表，本篇附录（三）中取其较常见的一种，其他不一一列举。汉文译名的写法古籍《通典》、新旧《唐书》、《册府元龟》就不一致，近人按藏文现代发音所译仍是很不一致，我们基本上采用王森、刘立千两氏的译法。

各代赞普在位的年代，过去史家的算法出入很大，近些年来现代史家们意见渐趋接近，此表中采用的是刘立千氏在《西藏王臣记》的译注里所考证的年代（该书1991年出版），其细微的出入在佛教史上关系不大，本书不进行讨论。

二、早期几位君王的传说

吐蕃从7世纪起才有有文献可考的历史，在此之前只有口头的传说。文字的记载首先见于《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第三部分《赞普世系》：“自天子三兄三弟连同赤顿祉（*khri-ri-bdun-tshigs*）共七位，赤顿祉之子即聂赤赞普，来作雅砻大地之主……后又为人们共睹直接返回天宫。”

八思巴所著《彰所知论》（成书于1278年）卷二：之王，名聂赤赞普，26代后有王名拉脱脱日年赞，其时佛教初至。正如《无垢女授记经》之所预言：“予灭度后两千五百年，赭面国将出现吾之教法。”其后五代出现松赞干布王，其时班智达·阿难陀、译师吞弥三菩扎译出经典，修建拉萨等地之寺庙，开辟妙

法之道轨。【按：八思巴系萨迦派第五代祖师。佛灭年代异说甚多，该派所认定之佛灭年代为公元前 2134 年丁亥。藏族肤色较深，故古代对其所居之地有“赭面国”之称。印度佛经中有圣法传入赭面国之记载。《唐书》中有其以赭涂面以为好之记载。藏文古代文献如《王者遗教》中亦有“食肉赤面者”之记载。】

《奈巴教法史》(1283 年成书)：“天神来作人主”乃拉萨碑文所云，天神之子降临娘绒地方之德乌山 (dmyal-rong-gi-ri-devu)，身材英俊，端庄可爱，遂置于座上，由众人以颈肩舁回，乃称之为聂赤赞普【按：即肩舆王】。其后有七赤、一丁 (stengs)、六赉 (legs)、八德 (lde)、五赞 (btsan)，是为古代二十七王，再加美好八代半，最佳三代半，总共四十代赞普。古史中云：吐蕃无全境统一之国法。聂赤赞普之子 (碑文载为最早之王) 为…… (等六代赞普) 其时产生仲 (sprung) -德乌 (devu)，……一丁者为俄德布杰 (vo-sde-spu-rgyal)，此王时有趋吉之术。当时在粟特 (sog-po) 与大食 (stag-gzig) 交界处，有名为古那巴纳 (ghurnaparna) 之处，崇信外道，有歌舞之囊苯波 (snang-bon-po) 名为“大翼”者，为生人祈祷，为亡人镇魔，崇尚四种赞卡 (btsan-kha) 及神速 (mgyogs-pa) 八部，遍布各地，能见世间一切鬼神。^①

《布顿佛教史》(1322 年成书)：“(印度) 勃萨罗 (bad-salla, 刘注：在波斯湾北岸之巴士拉) 王之子……逃至大雪山，来到赞堂郭希 (btsan-thang-sgo-bzhi) 地方，为当时之苯教徒所见，认为彼系由天索 (dmu-thag) 和天梯 (dmu-skas) 下降，彼自言为“赞普”。语言不通，以手指天，于是将彼安置于木座上，四人肩抬，故称之为聂赤赞普，此乃蕃土最初之王也。……七赤王中最后一代斯赤 (sri-khri) 赞普时，正是朵 (rdol) 苯兴起时期【按：以后诸史书亦多称朵苯是最初的苯教】。斯赤之次子止贡

^① 《奈巴教法史》藏文本 73 页，汉译本 111 页。各书版本信息参见附录二主要参考资料，以下均同，不一一俱注。

赞普与大臣罗昂 (lo-ngam) 交战失败, 被大臣杀害。后布德贡杰 (spu-lde-gong-rgyal) 制服罗昂。其时已有种田、冶炼金、银和造桥等事业。^①【按: 布顿尚未说及止贡、布德贡杰两代与苯教之关系, 苯教史书中说止贡赞普时苯教遭法难, 布德又大兴苯教, 见下文。】

《红史》(1346年成书) 关于聂赤赞普系引用《布顿佛教史》并加了三句: “他为作战之需要, 修建云布拉岗 (yun-pu-lha-sgang) 堡垒; 令蔡米辛吉穆杰 (vtshe-mi-bzhen-gye-dmu-rgyal) 改易 (bsgyur, 有人译为“翻译”) 了苯教; 调伏了苏毗 (sum-pa) 的苯教师阿容甲哇 (a-yong-rgyal-ba)。聂赤赞普之子孙依次相传, 合称天赤七王, 其陵墓建于天上, 神体不留尸骸, 如虹逝去。……止贡赞普、布德贡杰父子二人在位时, 出现了苯教的仲 (sprung) 和德乌 (devu)。”^②

《西藏王统记》(1388年增补) 引吐蕃典籍: “谓彼初降于拉日若波 (刘注: 在今山南地区乃东县亚隆境内) 山巅, 纵目四望, 见亚拉香布雪山 (刘注: 在亚隆河谷最南端, 西藏与不丹交界处的一座大山, 亚隆是亚隆藏布河谷一带的总名) 之高峻, 亚隆土地之美胜, 遂止于赞塘贡玛山 (btsan-thang-gong-ma), 为诸牧人所见, 趋至其前, 问所从来, 彼以手指天, 众相谓云: 必是自天滴降之神子, 我辈宜奉为主, 遂以肩为座, 迎之以归, 故号为聂赤赞普 (原注云: 时在佛灭度后二千余年)。”^③【按: 《西藏王统记》一书文学性甚强, 带有衍义性质, 唯此处说见之者为牧人, 而未说为苯教徒。】

《西藏王统记》下面又引 (八思巴的) 《彰所知论》之后云: 由聂赤赞普至拉托托宁协以上王统共有 27 代, 约 500 年, 因无与佛法有缘之王, 故史传多无详记。拉托托宁协王时, 方为有佛教之始。彼寿 120 岁。其后四世至朗日松赞时亦约 110 年。

① 《布顿佛教史》181 页。

② 《红史》汉译本 30 页。

③ 《西藏王统记》藏文本 55 页, 刘译本 33 页。

此乃《大盟誓文》中所说也。上仅简述其一隅，若求详尽，请阅《大盟誓文》，和柱藏本《遗训首卷录》、《王统如意宝树史》等古代文献。^①【按：刘注（213）：“柱藏本《遗训首卷录》是西藏最早的一部历史书。据说是松赞干布从其遗训第一卷中抽出而秘密藏于大昭寺的树叶柱下面，后经阿底峡发现，惜已失传。别名《拉萨志》。”刘注（263）：《王统如意宝树史》（1286 成书）为绛季敦巴·喜饶邦所著（byang-ji-ston-pa shes-rab-vbum），闻此书写从聂赤赞普到松赞干布间的历史颇为详尽，但未写与佛教有关之事，所以一般认为意义不大，流传不广，可能失传了。此书著于 1268 年，见《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362 页。】

《汉藏史集》（1434 年成书）：印度护狮王之第三子逃入雪山，先到江托神山（lha-ri-gyang-mtho），在释迦牟尼出生后的一千三百五十六年壬戌年到了贡布神山上空，沿天梯下降，到了赞塘郭希地方。【按：此处所说的年代如果是从萨迦派所认定的佛灭于公元前 2134 年丁亥其计算的，其后 1356 年相当于公元前 779 年壬戌。如果从出生年算起则干支不合。越是后出的书讲史越详细，越不可信，这也是史学史上的规律。此处不但重述此传说，并且指出了具体年代，但未交代所据。正如陈寅恪先生在《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中所说：“考东西文字之蒙古史，其世界创造及民族起源之观念凡有四类：……譬诸栋宇，既加以覆盖，本已成为完整之建筑，若于其上施以楼阁之工，未尝不可因是益臻美备而壮观瞻，然而……其构造之愈高而愈上者，其时代转较后而较新也。……故时代以愈推而愈久，事迹亦因愈演而愈繁”。^②】此时有亚干拉色（ya-gam-lha-sras）、托拉温布（thog-lha-dbon-po）等十二名聪明少年在此放牧，……将他抬回，……在他们放牧的地方修建了云布拉冈宫献给赞普，这是吐蕃最早的宫殿。……止贡赞普在位时期，有辛追巴（shing-gros-pa）、索散

① 同上，藏文本 62 页。

② 《金明馆丛稿二编》115 页。

巴 (srog-zan-pa)、底格巴 (dig-skad-pa) 三种外道出现, 受到供奉, 因而国势衰微, 吐蕃困苦, 青年得不到智慧善根, 外道的见行顽固不改。止贡赞普与其臣罗昂达孜 (lo-ngams-rta-rdsis) 比武, 举刀在头顶盘旋, 砍断了天索, 后被杀。其妃后生一子, 以在止贡赞普身上刺八十个点为条件, 赎回父尸。父王止贡赞普在位之时从象雄和勃律的苯波传来了辛吉都本 (gshen-gye-vdur-bon. vdur 意为丧葬)。王子布德贡杰在位之时有“仲”和“德乌”教法产生, 出现了天苯波辛波切 (gnam-bon-po-gshen-po-che 意为大 gshen)。以上从天神降世而作人主起, 共传二十七代, 这期间据说国政由仲、德乌、苯波三者护持。^①

《新红史》(1538 年成书): 布德贡杰之时, 政权以苯教护持, 其时生于边地大食地区之辛饶大师自象雄地区译得苯教(经典)并加以宏传。而苯教自己之文献又说(苯教)产生于聂赤赞普之时。^②

《贤者喜宴》(1564 年成书): 聂赤赞普……被一些有福分的藏人所见, 目睹的诸人中有严谨的洛 (lho) 及尼雅 (gn-yags)、公正的琼 (khyung) 及努布 (snubs), 友善的赛 (se) 及波底 (spo-ste) 父民六族, 还有拉布拉塞 (lha-bo-lha-sras)、塞苯 (se-bon)、玛苯 (rma-bon)、久拉苯 (cog-la-bon)、象雄苯 (zhang-zhung-bon)、蔡米苯 (tshe-mi-bon) 等等十二位智者。^③【按: 此书把见到聂赤的人数坐实为 12 人, 并举出具体人名, 而且其中 6 人的名字带有“苯”字, 坐实其为苯教徒。12 人的名称《法王松赞干布遗训》与苯教史《嘉言宝库》所载与此不同, 见黄颢译注 (19)。】……止贡赞普时自天竺及大食交界处的古然瓦扎 (ku-ran-wa-tra) 地方得到了吐谷浑苯教, 他们翱翔于空, 割树成条, 裂石为砺, 并常以酒肉供奉鬼怪, 王对这

① 《汉藏史集》藏文本 92—97 页, 汉译本 81—85 页。

② 《新红史》汉译本 16 页。

③ 《贤者喜宴》藏文本 159 页。

些苯教徒奉为上师。^① 止贡赞普时外道邪说的苯教，其威力大减，苯教徒遂使魔鬼扰乱止贡赞普之心……与属民洛昂达孜格斗被杀。^②【按：以前诸书只说止贡是鬼迷心窍，此书始说此魔鬼系被苯教徒所使。下面一段讲述苯教比较详细。】未来将出现密咒及律的征兆是：出现了天苯（gnam-bon，有人说即 snang-bon）、辛波大师（gshen-po-che）及苯教经典。在名为辛域之苯莫隆仁地方【按：bon-mo-lung-ring，苯教史《嘉言宝库》作 vol-movi-gling，《土观教派源流》作 vol-mo-lung-ring】，有一名温杜如辛（von-du-rus-gshen）【按：亦可译为 von 地之 gshen 氏】之儿童生有驴耳，……成为通晓鬼神之人，彼用羊毛头巾缠之，于是祭鬼之朵苯（rdol bon）兴盛。【按：以下讲四种“因苯”，同《西藏王统记》。】关于将出现经藏的征兆是诸“仲”（sgrung 神话传奇）得以流行：诈尸成金故事、玛桑（ma-sang）故事、麻雀故事等等均有传闻【按：可理解为寓言或掌故】。至于出现对法藏的征兆是：流行“德乌”ldevu（隐语），如，在称上能来回移动的块状物是什么？【按：指秤砣】在 po 地所生的上端似头、中腰粗大的是何物？【按：指佛塔】等等。此外据说关于 bon、sgrung、ldevu 三者《拉萨诸传承》一书中有所记载。^③【按：关于吐蕃古代以 bon、sgrung、ldevu 三者护政之说来源甚古，可参《底吾教法史》藏文广本 249 页，但对其内容缺乏解释。《贤者喜宴》在此引用《拉萨诸传承》（lha-savi-gdung-rnams）一书，作出简单的解释。惜该书已失传。值得注意的是《底吾教法史》已把这些事物的出现视为佛教的律、经、论、密咒出现的前兆，《贤者喜宴》又进一步地举例解释，这也表现出佛教徒拟将苯教纳入佛教系统的意图。】

① 《贤者喜宴》藏文本 160 页。

② 同上，藏文本 161 页。

③ 同上，藏文本 164—165 页。

三、苯教的来源与内容

关于苯教的来源与内容在佛教徒所写的史书中除上引几书外更详细的有《西藏王统记》和《土观宗义史》两书。

《西藏王统记》又载：布德贡杰以其弟茹列吉（ru-las-skyes）为大臣，君臣二人之时，已传入雍仲苯教（yung-drung-gi-bon），教主辛饶弥沃（gshen-rab-mi-bo）生于大食之韦莫隆仁（译注：《土观宗义史》说此地象雄境内，即今阿里地区的扎达县）。苯教之经，如康钦波吉八大部等皆传译自象雄地方，于是大为兴盛。苯教有九种：因苯四种，果苯五种。果苯五种之教义在于希求进入雍仲无上乘而获快乐上界之身。【按：雍仲 g·yung-drung 卍字，右旋，古代有多种宗教使用此符号，在藏族用为象征坚固不摧、永恒常在的符号。苯教反转左旋作卍形，赋予的含义亦大为丰富。其形状有异说。】四种因苯为：囊辛白托坚（snang-gshen-bal-thod-can，意为戴毛头巾的现象派）、楚辛白村坚（vphrul-gzhen-bal-tshon-can，意为持染色毛的神灵派）、卡辛久梯坚（phyag-zhen-ju-thig-can，意为用彩线占卜的气运派）、杜辛村卡坚（dur-gzhen-mtshon-cha-can，意为持武器的丧葬派）。囊辛白托坚以招泰迎祥，求神乞医，增益福运，兴旺人财为主；楚辛白村坚以抛投冥器，供施祭品，安宅奠灵，以及禳拔消除一切久暂灾厄为主；卡辛久梯坚派以占卜善恶休咎，决定是非之疑，显示有漏神通为主；杜辛村卡坚以为生者除灾，死者安谧，幼保关煞，上占星相，下收地鬼等为主。诸派作法，皆摇动手鼓单钹为声作响。当时王政以仲（sgrung）、德乌（sdevu）作为御民之术。（原注：苯教史称，苯教始于聂赤赞普，衰于止贡赞普，又盛于布德贡杰，衰于赤松德赞时期。）后有苯教大师聂钦·里学噶热（mya-chen-li-sho-kha-ra）自康地复燃苯教余烬，重入藏卫，开掘苯教所有密藏，建立日辛（re-zhin）、大定（dar-